

三侠剑

(二)

SAN XIA JIAN

• 中国古典侠义馆藏善本 •

歷代傳承

民国·张杰鑫 编撰

侠义凛古今，威名动鬼神。一心扶赵魏，百战胜嬴秦。

为国同坚楚，悠然思废吟。英雄无用处，酒色了残生。

此篇评词，乃侠义之作。由大明起，至崇祯失败，闯王李自成造反，倾国害民，百姓遭了涂炭，二十里之遥，不见人烟，奸淫杀戮，良民苦不可言。惊动总兵吴三桂，在关东盛京，钻刀山，喝血酒，请清兵。……

第二回 丢钦差失而复见 捉秦尤大闹台湾

且说胜爷向前请安行礼，说道：二位差官大人，莫非欲将胜英拿往北京问罪吗？”守备、千总答道：“非也。现在江苏省官员俱都丢官罢职，院衙中出了意外之事。昨夜晚间三更将过，钦差大人正在书房中痰嗽，有书童上前道：‘大人要喝茶吗？’连问数声并无一人答言。大人书房中内外门俱皆洞开，童子一看，不见钦差大人踪影，遍处寻找大人，不知下落。唤醒管家二爷，又与差官门房各处送信，众差官大家各处寻找大人，一看大人卧房枕头边上，有血痕数十点、枕头上有发髻一缕，这才知道失去大人。遂与文武衙门去送信，阖城文武官员俱都来到院署。江宁县台大人命给镖局送信，把钦差找回。”

胜爷闻听。吓得真魂出窍。暗想：这大概我夜探莲花湖，韩秀孺子气愤不出，追我未曾追上，绕道来至江苏，将钦差大人盗走，与我胜英为仇作列。胜爷思索至此，回头叫道：“三太，去到里面，速请你叔叔、师大伯，就此随老夫杀奔莲花湖，与那韩秀小儿要秦尤与国家三宝、钦差大人。”正在此时，大门道内出来二人，口念无量佛道：“且慢。”胜爷回头观看，原来是道爷与和尚。遂说道：“道兄，这二位是差官大人。”道爷与和尚，对那二位差官各施一礼。守备、千总观看，一位是弃锦离尘，一位道骨仙风。道爷说道：“胜施主，事到如今，话不能不说。你夜探莲花湖捉拿秦尤找三宝，那秦尤前三天已然遁出莲花湖。秦尤将三宝奉送韩秀，那三宝价值连城，韩秀不受，可谓财义分明，礼法的君子，他焉能窃盗钦差大人？依贫道所见，南京乃是藏龙卧虎之地，必是另有贼人，别有他情。钦差大人决无妨害，他既然迹在枕边上，又有发髻一缕，由此想来，大人

必无性命之忧，你们府院衙门之人，应当细察检验。”王差官说道：“真有先见之明，实有神谋，我们院衙之人、当差的莫不纳闷，大人每日整容，无有一日脱闲。大人发长四尺，漆黑明亮，这枕头边上的发髻半尺多长，又黄又茸，院衙门之人俱都纳闷异常。”诸葛道爷接口说道：“胜施主请想，发髻甚长，何以剪下一缕？亦可用刀割下。想那大人发髻乃是漆黑，此枕旁之发何以又黄又茸？其中当然必有别情了。”又说道：“二位大老爷，贫道冒言，我们是保镖小本经营之买卖，丢了钦差大人，与我们平民百姓无有关连。”王千总答道：“找镖局非为别事，拜托众位达官，帮着给寻找寻找。”胜爷说道：“我前场官司尚未了结，还须帮官家办理此案。我派出几十位镖头，一则捉拿飞老鼠秦尤，找三宝归案；二则顺便寻找大人的下落。”聋哑仙师道：“你们官面之人在城内外以及四厢，别出五十里外找寻大人，数日之内，必有佳音。我们镖行之人也帮着办理。”王千总说道：“道爷何以知之呢？”聋哑仙师口念无量佛说道：“为国为民的忠臣，大清国的擎天白玉柱，架海紫金梁，两袖清风。再者大人之聪，有生而知之之能，学富五车，位至极品。忠臣孝子决无危险，三五天内必有好音也。”守备、千总闻听点头称是，说道：“你们镖行众位如若将大人寻着，岂不是奇功一件？”语毕，遂与胜爷、道爷告辞，这才回归院衙去了。

胜爷率众回至镖局，抱腕当胸，向众位说道：“你们大家多要受累。”遂派出五十余位保镖之人，俱各在南京城外四厢，一来寻找忠臣大人，二则寻拿秦尤，找皇家三宝。钦差大人的形貌，众镖头多有相识者。镖行之人因何认识钦差大人呢？皆因为钦差大人过堂、问案的时候，大堂口下百姓们，三教九流之人，可以随便听看，不拦闲人；坐轿出衙，百姓们也随便观看，并不驱逐闲人，因此黎民百姓多有认识的。镖行之人，三位一伙，五位一群，惟有三太小弟兄十余人都聚在一处商议。杨香五叫道：“黄三哥，咱们小弟兄这回不要金头虎。”傻小子说道：“这回不要我不行，我有造化。黄三

哥，你们知道大人叫谁背走啦？”三太说道：“我不知道。”金头虎说道：“我知道。你们揣情度理。”三太说：“谁呢？”贾明说道：“就是小老鼠秦尤。他将三宝送与韩秀，韩秀不要，这场官司韩秀说他跟着打不起，叫小老鼠走啦。小老鼠恼羞变成怒，小老鼠赌气，大声喊叫：‘韩秀你怕打官司？我先把大官偷走了！’到了院衙门，他不敢害大人，把大人给背着走啦。背着大人走暴啦，皆因为大人身量大。在树林子里歇着，小老鼠打盹，大人发怒。你们借我的造化，我进树林子，给小老鼠一个倒拿毛，杨香五帮助我把他捆上，小老鼠腰里有包袱，是皇上家的玩艺。我扛着小老鼠，我师兄臭豆腐欧阳德背着大人，黄三哥带好皇上家的玩艺，咱就回来啦，一举三成。”杨香五说道：“你这是说梦话呢？找着大人，乃是奇功一件；访着秦尤落在何方，也是大功一件。你还要一举三成？”黄三太说道：“二位别开玩笑啦，咱们走吧。”小弟兄出离了镖局子，大家商议去向。金头虎说道：“向莲花湖那方去。买卖人、大财主不偷钦差大人，莲花湖那方贼多，非有能为的才能办这个事呢。”黄三太大众闻听点头，出离镖局向西去了。村庄、镇店、庵观、寺院，找寻踪迹，向西走出四十余里，金头虎一晃冲天杵，叫道：“黄三哥，人是官的，肚子不是官的。”三太用手点指：“你看西北角上有黑鸦鸦一个大村庄，那里必有茶饭馆，咱们到那里再吃茶打尖。”

弟兄们走至东村口，三太在先，见一乡下老人，黄三太上前施礼说道：“借问长者，你这贵庄叫什么村庄？”老者一看三太和颜悦色，笑容可掬，遂答道：“壮士爷，敝庄叫侯家集。每月九天集日，初二，初五，初八，十二，十五，十八，廿二，廿五，廿八。集场的日子，大车小辆满市皆是，粮食堆积如山。今天是闲日子，不甚热闹。”三太又问道：“此处有茶饭铺吗？”老者答道：“此处倒有四家茶铺，比赛作买卖，吃食非常鲜美，尚且不贵。你们众位要喝酒，那是炒菜出名。吃饭多是赶集、上店、斗秤、牙行之人，买个火烧都要掂三掂。您想贵了谁买呀？”三太说道：“谢过长者。”彼此施礼而别。众

英雄进东村口，向西不远，就听饭铺之中刀勺一阵乱响，大概是煎炒烹炸，醋溜酱爆，放出清香之味。金虎头对杨香五说道：“快跑吧。若没有我的造化，饿死你瘦小子。”杨香五说道：“不错，要没有你就怕不上饭馆子。”金头虎说道：“没有我你就找不着饭馆。慢说你们都是命小福薄之人，你们没听说过孔夫子绝粮在陈蔡吗？孔仲尼老先生饿得眼前发黑，子路饿得直不起腰来，饿坏颜渊、闵子骞、冉伯牛、伯弓、子游、子夏。”黄三太说道：“你们俩人怎么老捣乱哪？快走吧。”傻小子向头里跑，进饭馆子大声喊叫：“跑堂的小子，给我先来六百壶酒！”跑堂一看贾爷的貌相，头上梳着一个冲天杵小辫，大肚子好似牛犊，两条罗圈腿，一脸面的大黑麻子，红眼圈，烂眼边，鼻涕哈啦子直滴哒。跑堂一看，心中大不欢悦，对着金头虎说道：“你喝茶吃饭是财神爷？因什么进门就叫小子？”金头虎答道：“你不是小子，你是姑娘啊？”跑堂说道：“不是姑娘，是小子。”金头虎说道：“对呀，还是小子哪。”黄三太赶奔前去，说道：“您多包涵，我这傻兄弟半疯。”皆因为集场的饭铺没有圆桌面，两张桌对在一块，众弟兄落座。三太说道：“你们给用大一点的壶，先给我们泡两壶茶。将应时的菜，再给我们配八个菜，来十壶酒。”贾明一翻母猪眼，将讨人嫌的话全给打住啦，要不然他要爆炒蚊子心、跳蚤胆，一个饺子整个的盛三个碗。三太一要酒菜，就将金头虎的话给打消啦，三太到处叫人敬，金头虎到处叫人嫌。黄三太遂问道：“跑堂的，你们这本集场有把势场吗？”跑堂答道：“我们这侯家集是两道街，我们南边这道叫前街，北边那道叫后街。后街座北是我们联庄会的会头，设摆把势场，教徒弟百十余名。我们这集场首户财主在后街正当中座北，大门道里面摆着各样长短家伙，东边青水脊门楼，西边红油漆大栅栏门，三个门口是一家，真称得起武学超群。此人姓侯，大家称为侯当家的。我们这村姓侯的多。”金头虎说道：“敢情你们这村子里净是猴儿头哇。”跑堂说道：“你们村里净败家呢。”三太说道：“掌柜的您别理他，愈答理他，他愈闹疯魔。”众英雄

酒饭已毕，这才暗探侯宅，巧得忠良，暂且慢表。

且说黄三太开发完了酒饭钱，十位英雄出离饭馆，由打横胡同直奔后街。众人举目一看，街道平坦，房屋整齐，座北有一所大宅院，大门道里边，影壁前头，列着大刀阔斧、大杆子、画杆戟，明明是把势场，东边清水脊门楼，西边大栅栏门，车马出入。黄三太说道：“你们看这三个门口，原是一家。”金头虎说道：“并肩子把势水深哪，水深必然鱼旺，浑天下池子人窑儿，捞一捞。”黄三太说道：“你疯啦？我说这三个门是一道线拉下来的。”杨香五观看清水脊，只见门楼旁边贴着一个红字笺，杨香五心中暗想：这个门房难道说还寄卖什么药吗？三太此时已走上前去，观看字笺，上边提着四句白话，看那字迹，乃是学生笔迹。只见上写道：“钦差大人落此门，好汉英雄非绿林。有人要把忠臣找，比试学业见假真。”三太说道：“众位请看。”金头虎说道：“我先看看。”金头虎念道：“大人门。”列位，傻小子就认得这三个字。黄三太从头念了一遍，金头虎一听，说道：“是我造化吧？诸位亮家伙砸门，见着男女老少全宰呀！”金头虎说着话，打包裹亮一字杵。杨五爷说道：“黄三哥您拦阻他，别人拦不住他，要是出了人命就糟啦。”三太遂上前拦住贾明道：“贤弟，千万不要粗鲁。”三太说罢，将金头虎兵刃包袱急忙抢过来啦。此时金头虎手中没有兵刃，走上前去要推门，人家那门里面上着拴呢，金头虎未能推开，金头虎遂用油锤冠顶的工夫，用脑袋撞门，撞得那响声，比砸门端门的声音都响，大声喊叫：“小子，你们快出来吧！你们的官司犯啦！”他连喊带撞，若是平常的大门，也就叫他撞开啦，侯家的门板四寸多厚，所以傻小子没撞开。金头虎正撞着呢，就听院内脚步声音，噤噤直响，遂问道：“这是谁碰门哪？什么人敢在这个门前大胆造次？将门带子都碰坏啦。什么人哪？”傻小子说道：“小子们，门带坏啦？一会连人都得坏啦。快出来吧，小子们！”只见双门一开，由里面走出一位英雄。众位观看，此人头上放光。原本是一个秃老美，脑门照得见人，连一根头发都没有。可是

重眉毛，大眼睛，年岁二十以上，三十以下。身穿蓝绉绸大氅，纺绸的短靠，十字绊英雄绦，蓝绸子腰围子，青缎子薄底靴子，马蜂腰，窄背膀，那个样子就好似旁若无人一般。金头虎过去伸手就抓，叫道：“老美你好大胆子！”美爷一开门，说道：“朋友，且慢动手。看见那个字笺没有？我写的。这是我的宅院，钦差大人落在我的院中呢。好汉英雄非绿林，众位请看，我永远不戴帽子，头上没有垛子。”把袖口又往上一捋道：“胳膊上没有蓝字，净胳膊，净身子，我也不是水旱两面的绿林道。有人要见忠臣，跟姓侯的比赛比赛，一脚踹我一个筋斗，一拳打我一个趔趄，赢了姓侯的，将钦差大人请归院署。”说着话，美爷眼珠一转，看了看他们来了整十位，一看十位英雄，丑的真丑，俊的真俊，遂说道：“我看你们众位不是官面呀？”金头虎答道：“不是官面，好爷们是保镖的。”美爷道：“你说句人话。什么叫好爷们？你们是哪一个镖局子保镖的？”贾明答道：“十三省总镖局保镖的。你怕不怕？”美爷说道：“更好啦。你们十余人如果不成，另去请高明。”贾明道：“老美小子，我就是高明。我可不姓高，我叫贾明。我将老美你先弄两个筋斗吧。”金头虎说着话，就伸手要捋美爷的十字绊。美爷用胳膊一挡说道：“且慢，我要在我家门口赢了众位，不算高明。侯家集西四五里地，莲花湖的湖汉子，离水不远，有一片大松林，茂林比武，立见输赢。”

说着话，美爷转身面向西，提大氅一伏腰，鹿伏鹤行，脚底下甚快。金头虎大声喊叫：“黄三哥、杨香五快追，别叫老美跑了哇！”李煜说道：“你别胡喊啦，人家那么大的财主，为什么人家跑哇？”众英雄一看，老美走下去啦，众英雄随后可就跟上去啦，出了西村口不远，就将众位英雄给落在后头啦。美爷在头前站立等候，金头虎哈吧着罗圈腿，拼命似的向前跑，工夫不大，到了茂林深处。美爷进了树林，正北一站，先抢了上首。众英雄进了树林一看，向西不远，树林外波浪滔滔。十位英雄一看，老美站了上首，十位英雄只可在南面下首一站。老美一晃秃脑袋，脑皮铮亮，真是照得见人。老美

说道：“那位请过来动手？”金头虎说道：“三哥，你看这老美多狂啊？我可占下这个老美啦，谁抢我功劳，我可说别的。”黄三太说道：“这叫什么功劳呢？”金头虎说道：“拿住他，把钦差大人请回去，这不就是功劳吗？黄三哥抢我的包裹，还不给我吗？你看这老美多狂哪？”三太心中不悦，就将包袱给金头虎。金头虎手执一字杵，叫道：“老美小子，你那里跑哇！”美爷说道：“这叫什么话？比赛拳脚，一脚踢个筋斗，一拳打个趔趄，各无伤损哪。你亮兵刃那干什么？你怎么不通人情哪？”金头虎说道：“什么叫情理？你将大官弄到你们家里来，还说什么理？”美爷闻听笑道：“人言十三省总镖局替天行道，侠肝义胆之人甚多。原来如此！耳闻不如见面。”你道，贾明欺人家未拿着兵刃，他是得着理啦，所以他这才亮兵刃找便宜，举起一字镔铁杵，上前就要动手。只见秃老美将大衣一脱，拧成一团，往外一扔，双手一提蓝腰围子，哗啦啦乱响。贾明暗道：“他没有家伙，怎么腰问乱响啊？”又一看老美将皮套往手腕上一挽，哗啦一抖，原来是九节练子枪，抖起来犹如棍儿一般。金头虎一看，心中暗道：我听师傅言说，三节鞭抖直了得三年的工夫，这九节练子枪要是抖直了，总得三年三年又三年。我要是跟他动手，我的镔铁杵要是抖直了，不会拐弯，他的练子枪会拐弯。我要是一横镔铁杵，他的练子枪一拐弯，打在我的眼上，要是真叫他打上，我得闹个单眼虎，两个眼全打上，我就闹个双眼瞎。金头虎思索至此，心眼儿可就来啦，回头叫道：“黄三哥，我不成。你是头儿，你来吧。谁不知浙江绍兴府黄三爷黄三太？你上来吧。”列位，十个老美九个狂。一听说是黄三太，遂说道：“你就是浙江绍兴府的黄三太吗？胜三爷的高徒？请过来吧。莫非是畏刀避剑，贪生怕死？这不是仇敌的恶战，这是以武会友。姓黄的你不敢过来吗？”黄三太一看老美摇头晃脑的，三太闻言大怒，问了问三只金镖，由小包裹里亮出朴刀道：“你这老美狂傲无知，清平世界，朗朗乾坤，竟敢夜到院署窃盗钦差大人，又在门口粘贴字笺。难道说，你不怕王法吗？”说着

话，抡刀就剁。老美是会家子，常言说得好，会的不忙，忙的不会。等着三太的刀临头切近，左手练子枪一缠，将三太的刀缠住；右手练子枪一崩刀柄，只听当唧唧一声响，三太的刀幸未套挽手，刀崩出去六七尺远。这是老美人前显耀，鳌里夺尊。三太赶紧回头掏镖，未及打镖，老美脚底下甚快，在三太身子后来了个裹脑缠头，三太头上斗大一物落于尘埃，发髻蓬松。列位，三太败下来方要掏镖，美爷的九节练子枪奔头上缠去，三太急忙将头一缩，不料那练子枪已将三太的头巾绢帕打下来。金头虎在旁一吐舌头道：“我的姥姥，多亏我没动手呀。”说道：“杨香五，该着你露脸啦！”杨香五道：“你真没羞没臊，你仰着脸还说话呢？人家递拳脚，你亮兵刃。你可见硬就回。”杨香五一晃透风巾，忙压匕首：“老美战败我师兄，休要发威，赛毛遂杨香五来也。”说罢，将身形一纵，在老美面门就是一刀，老美忙用练子枪一缠，杨香五一看不好，这才放步抽刀。列位，杨香五身法轻快，他专用那蹿闪跳踹之法。那练子枪裹脑缠头，吞吐收散，五七个照面，老美左手的练子枪将杨香五匕首缠住，右手练子枪一点，把杨香五的透风巾点了个铜钱大窟窿，说道：“姓杨的，咱们无冤仇，点到而已。哪位再请过来？”

老美战败了数位英雄，杨香五败下来，遂对金头虎说道：“贾明也该上去试试啦。”贾明答道：“你们都叫人家给战败啦，我哪办得了呢？”杨香五说道：“人家递拳脚，你亮兵刃。挤得人家亮出兵刃来，你又退下来，叫别人动手。别人都栽了筋斗啦，你想要脱开，那是办不到的。你有能为没能为？你总得跟人家递递手。”金头虎听毕，将一字杵拿起，遂走上前去，大声叫道：“美哥哥，贵姓高名啊？”侯爷闻听，可就乐啦。侯爷心中的意思，黄三太、杨香五等俱都是精明强悍的样子，他们全都没问我名姓。看起来人不可貌相，这个傻小子倒知道先问问姓名。老美答道：“在下胜侯，人称千里独行侯华璧。”金头虎说道：“侯放屁呀？”老美说道：“我叫侯华璧，华美之华，玉璧之璧。”金头虎说道：“还是叫你老美吧，倒痛快，也省得

绕脖子。老美同咱有仇恨吗？”美爷说道：“无仇恨呀。”金头虎又说道：“我把你的孩子扔井啦？”侯爷说道：“胡说，我把你孩子扔井啦？”金头虎说道：“无仇无恨，你看我这只杵好几十斤重，照你脑袋上一擀就开了瓢啦。你那练子枪带拐弯的，杵了眼睛上，我就成了单跟虎啦。咱俩递一趟拳脚，你不说是手一挨地，你就将大人献出来吗？咱俩既然没有仇恨，你看这么办好不好呢？”侯爷闻听说道：“好极啦，咱俩就递拳脚吧。”金头虎叫道：“杨香五闪开了，打死不管哪！”说着话，将杵向外一抛，抛出三四丈远，遂叫道：“老美，你把练子枪也抛了吧。”侯爷说道：“我的兵刃不会抛。”侯爷遂一提腰围子，将练子枪向腰里一缠。金头虎一乐，心中暗道：“老美上了我的当啦。他打我，我不怕，我打他，他可受不了。”老美把兵刃收起，这才挥拳动手。侯爷与贾明一递手，不觉暗中喝彩：别看是傻小子，好俊的罗汉拳啦！二人短打长拳，挨帮挤靠，金头虎向来是越打越没招，三十六招完了，就没有啦。金头虎暴打三拳三十六招，三十六招要是打到剩了三五招的时候，他就该胡打乱抓啦。工夫不见甚大，杨香五在旁说道：“黄三哥，你看傻小子完了招数啦。”金头虎喊道：“我可真急啦！”说着话，照着侯爷的面一把抓去，伸手又捋侯爷的英雄带，两条胳膊又直去搂抱侯爷。侯爷一看，说道：“这叫什么把势呀？胡抓乱抱搂，怎么全都上来啦？把势全凭的架势呀。”傻英雄是没有了玩艺啦。侯爷等金头虎抓完了，抱完了，侯爷这才用拳一晃，底下就是一脚。这一脚正踢在金头虎的肚子上，金头虎喊叫：“不躺下不算输！”侯爷这一脚踢上，心中可就纳闷啦：打他踢他，怎么他满不在乎？隔着鞋袜，踢他踢得我脚趾疼痛，拳头也觉疼痛。金头虎原是金钟罩护体，刀剁斧砍，尚且不惧，何况拳脚？此时欧阳德、杨香五众人一看，大家个个大笑不止。欧阳德说道：“该打这王八羔子，他总是钻在前头惹祸。”金头虎闻听，一晃冲天杵，心中说道：我挨打，他们倒取笑。好好好，常言说得好，舍不得孩子套不了狼，舍不得媳妇，不能得和尚。我豁出老美打我，我将

他搂住，底下一腿，就叫他倒下啦。侯爷双拳灌金头虎二肩头，贾明见两拳来到，将二目一闭，伸出胳膊去，闭着眼睛，伏着腰，向前又去搂去啦。侯爷一看，这是什么武术？侯爷身体又快，心眼又坏，一看金头虎闭眼搂来，侯爷急忙一垫步，可就绕到金头虎身后，照定他的后腰就是一脚。金头虎向前栽了一栽，头朝地噗咚一声，可就栽倒尘埃。他乃是油锤冠顶的功夫，将地撞了一个坑子。站起身形，遂大声叫道：“老美，你真狠哪！我非抽了你的骨头，扒了你皮不可，你真踢我呀？”说至此，哈吧着罗圈腿，又来递手。侯爷一脚又将金头虎踢了一个筋斗，没等金头虎站起来，一伸手将贾明冲天杵小辫抓住。金头虎晃悠冲天杵也晃悠不开。金头虎满嘴里胡说乱道，不说人话，老美长，老美短，急得侯爷气往上撞，用力一提冲天杵，又用手将金头虎英雄带捋住，一用力将贾明举起。金头虎叫人家抬举起来，可就骂起街来啦。侯爷说道：“你骂街，我摔你。”金头虎说道：“你摔，我要你的命。你打听打听镖行的贾爷，你敢摔？你要摔将你发出去。”侯爷一看金头虎真顽皮，要是不给他一个厉害，他是满嘴里没完的骂街。侯爷举着他来到一棵大树前，遂说道：“我撞你。”金头虎说道：“你敢撞吗？”侯爷叫傻小子激气火啦，举定金头虎照着树上可就撞去。侯爷说道：“我不将你撞晕，不算完。你说了好听的，我才不撞你。”金头虎说道：“侯头，你撞吧。”侯爷用力举着贾明又往树上撞去。侯爷举着金头虎，原是一手抓着冲天杵，一手抓着英雄带。贾明身体矮，两条腿短，侯爷抓着他的英雄带，他的两只脚正靠着侯爷的脸。冷不防金头虎左脚向侯爷下颏一踹，右脚面向侯爷脖子后头一勾。侯爷正在用力向树上撞的时候，金头虎乘势也就使上劲啦，左脚一绷，右脚往回一带，侯爷可就上了当啦。侯爷的手也顾不得松手啦，皆因为侯爷举着他呢。金头虎这一用力，使了一个燕子翻身，侯爷鼻子一酸，金头虎一挺身，侯爷的手可就松开啦。金头虎就势燕子翻身，一挺腰可就起来啦，仰起右手，照定侯爷顶梁上，可就打来啦。侯爷一看贾明

恶狠狠打来，赶紧用两手做成十字花势，向上一封。哪知道侯爷上了贾明的当啦，金头虎这一招乃是虚晃，并不是真打，底下的腿可就飞起来啦，照定侯爷前胸就是一脚，侯爷身不由己往后一退，来了一个仰面朝天栽倒尘埃。金头虎说道：“老美，这回你别发狂啦，我将你踢躺下啦，你可将钦差大人献将出来吧。这话不是由你嘴里说的吗？手一挨地，就将大人献出。你不但手扶地，整个的身子都躺下啦，还有什么话说吗？”侯爷说道：“你这叫什么招？”金头虎说道：“这是外国招，当时的灵机巧变。别管我这是什么招，你躺下没有？你要说你没躺下，我骂那个躺下的。问我招干什么？没有招就不算躺下吗？一言一句，朋友，你就把大人献出就算完啦。”黄三太、杨香五、欧阳德等在旁边笑个不止。本来也真招笑，金头虎真算坏得出了圈啦，将侯爷踢倒，晃悠着冲天杵，对着侯爷发坏，败中取胜外国招，故意激侯爷的火。欧阳德说道：“这个王八羔子，真是贼星发旺，老美上了他的当啦，输得真冤哪。”侯爷一听，臊得面红过耳，叫道：“傻小子你别发威，就算我输啦。”贾明道：“就算输啦成吗？我叫你给打倒下好几次，算倒下行吗？倒下就得啦，别算倒下，将大人献出来就完啦。”侯爷道：“那可不行，你们镖行的朋友叫我都给赢啦。我末了叫你给踹倒下啦，咱算不输不赢。陆地上咱算没戏，水里去战。”贾明道：“好好好。”老美道：“你看那边莲花湖江汉子，咱们水里比赛输赢，你若是在水里赢了我，到那时我认罪服输，我将大人献出来，你们愿意自己回去，自己回去；你们不愿意自己回去，我套车将你们众位送回去。我姓侯的一言出口，绝不食言。”金头虎说道：“你不到河边不心死。水里战别说是你，就是那龙王水怪，都不是我的对手。别说闲话，就依着你，咱们水中去战。水里你要是输了，你还有什么说的吗？”侯爷说道：“那是自然，水里我要输了，没有第二句话说，我就献出钦差大人。你们如果不行的时候，你们回去再另请高明。”金头虎说道：“好，咱们就水里比赛输赢吧。”

语毕，老美在前，金头虎在后，前面树林不远，就是江汉子，二人来到江边。秃老美就将身上衣服脱去，解开腿带，又脱去袜子鞋，下身只穿着一条绢绸的底衣，将九节练子枪往腰中一缠，又将绣花百宝囊带在腰间。金头虎也将通身上下脱了一个干净，裸体拍着屁股笑道：“老美，你看光溜不光溜哪？”又指着裆中说道：“你看着这个小老美。”侯爷“呸！”唾了金头虎一口，说道：“什么东西！你是人吗？水里头教训教训你。”侯爷双手一分水，跃入水中。金头虎跟着也跳到水里，用巴掌将水一推，喊道：“着水箭！”老美赶紧往旁边一闪，恐他手中放暗器呢，侯爷一看，什么也没有。金头虎说道：“老美你带着九节练子枪、百宝囊，你可不许动家伙、放暗器。”侯爷说道：“你不用害怕，咱们是无仇无恨，决不能动暗器伤人。”说着话，侯爷向水深处就凫，金头虎在水面上飘着，仰面朝天，也跟着往当中凫。侯爷心说道：“我到深处，将他的腿扯住了，往水底一扯，我先叫他喝饱了水算完。”侯爷知道，此江哪里深哪里浅，金头虎跟在后面，离着约有两丈余远往里凫去，金头虎可不知道深浅。侯爷踏着水将到水深之处，就觉得脚下有人用手直拉侯爷。侯爷一看金头虎离着还有两丈来远呢，侯爷心中纳闷，暗说道：“这是什么缘故？傻小子离我那么远，我怎么腿底下有人呢？”侯爷正纳闷呢，就觉得一个身子可就随着下去啦。侯爷这一缩下去，自己就知道不好，皆因为此处水深有十余丈，水性小的不敢到这里，既然在水底能将我拉下去，必然水性甚大。思想至此，侯爷赶紧用手将自己鼻子一堵，嘴一闭。那人在水底用力晃悠侯爷，一看侯爷堵着鼻子，闭着嘴，那人可就来了主意啦，皆因水底那人在水中能开目视物。那人赶紧用一只手捏住侯爷左腿，一只手挠侯爷的脚心，连挠脚心带晃悠。老美这么一发痒，嘴也闭不住啦，鼻子也堵不住啦，一喘气，一个酸鼻，老美这回可美足啦。金头虎在旁边一看，老美在水底下喝上水啦，水波上直起水泡。金头虎说道：“不好，我快走吧。这离莲花湖甚近，一定是莲花湖的水贼。要不然，灌完了老

美，该着灌我啦。”金头虎赶紧凫回岸上。黄三太说道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老美怎么喝上水啦？贾明你快下去，把他捞上来吧，水火无情，一会儿就淹死啦。人家老美是个朋友，将咱们弟兄都战败啦，连点油皮都没有伤损咱们。”杨香五接言道：“贾明你这是怎么闹的？你快快下去捞去吧，一会儿老美没命啦。”贾明说道：“我才不下去呢。我要使出法子来，就叫他死。我一看他水性甚大，我念动七字真言，催来四海龙王，鱼鳖虾蟹，大灌秃老美。”杨香五说：“你别挨骂啦，你快救人去吧。”贾明道：“你去救他吧，我救不了他，连我也得喝。这是什么地方？你也不想想，这乃是莲花湖附近之处，莲花湖的水贼就许在水里哪。我下去也不是水贼的敌手，连我的命也得送了。”众英雄正在互相谈论，就见水面一发浑，往上一冒，只见由水里呼咙一声，就将秃老美由水底扔在江坡上来啦。众人留神细看，并不见水内有人，水花一转，踪迹皆无。老美喝得凸着肚子，瞪着眼，倒在江岸上不能动转。黄三太一看，说道：“美爷这是怎么啦？喝得这样。香五你抱着美爷的头，我挟着美爷的腿，赶紧给美爷往外控水吧，要不然一会儿美爷没有气啦。”黄三太本是最爱清洁的人，到了此时实在没有法子啦，也顾不得肮脏啦，用右手将美爷双腿一挟，头朝下，杨香五将美爷的头一抱，黄三太右胳膊挟着美爷的双腿，左手给美爷由小肚子往上赶水。少许工夫，只听美爷肚子里头咕噜，那水可就由口内吐出来啦。工夫不大，美爷将水吐完，此时也就苏醒过来了。幸亏是会武术的人，气力足壮，要是平常之人，这一下子可就给灌死啦。美爷苏醒过来，香五、三太二人把他扶到水边，用那清水给美爷将身上的泥洗涤干净，美爷自己用脚布将身上擦干，仍然三太、香五二人架着，给美爷将衣服穿上，大氅也披在身上。

美爷真是气愤填膺，对黄三太说道：“姓黄的，你不够朋友。咱们在陆地比武，我姓侯的我并没下毒手伤了那位。为甚么水里比武，你们先遣人在水内埋伏，在水深之处将我双腿抓住，拉到水底

灌我？我不喝水，用力晃悠，晃悠得我闭不住嘴，也堵不住鼻子眼，然后又用手挠我的脚心，我一发痒痒，还会不喝吗？竟将我灌得几乎没有气啦，才将我托上来。咱们可无冤无仇，我看姓黄的不是个朋友。”黄三太听了一愣，遂叫道：“侯爷您看，我们方才在您门前就是十个人，方才侯爷您下水的时候，我们九个人在旁边观看。贾明跟着您下水，我们并没有动手，您看看我们九个人身上，谁要身上有一个水珠，那就是预先埋伏下人啦。我身上这泥水，是方才给您控水的时候沾在身上的。侯爷您是朋友，我们决不能这么办。”侯爷一看，本来众人身上，没有一个带着下水的样子，就是贾明还在那里大光溜站着发坏呢。黄三太又接着问道：“侯爷，咱们扔下远的说近的，钦差大人果然在您家吗？”侯爷说道：“那不含糊，一定是在我家呢。门口的条儿我自己写的，那么我还能说瞎话吗？”黄三太又道：“侯爷是怎样将大人盗去的呢？与钦差大人有什么过节呢？您乃是当地的财主，为什么做这个事呢？比不了绿林道，可以妄作非为，您是富家翁，为什么惹这个乱子呢？”侯爷说道：“我这个富家翁比不了别的富家翁。实不相瞒，在下就凭这一双九节练子枪，由十六七岁起，纵横天下，偷富济贫。杀赃官，除恶霸，济困扶危。敬的是忠臣孝子，杀的是土豪劣绅。长这么大，什么样的高人我都会过。不是在下说句大话，姓侯的没有栽过筋斗。方才在水内倒是怎么回事？真叫姓侯的不明白。”三太道：“侯爷你就不必多心啦，如果要是我们弟兄办的事，我跟你起个誓，我们要做那宗不朋友之事，我们就是你的晚生下辈，我姓黄的就不姓黄啦，我姓蓝。”三太又说道：“侯爷盗钦差大人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对我们说一说。”老美说道：“咱们既然交友投情，咱们是一见如故，有话慢慢说。你们众位也不能回去啦，咱们大家都到我家里坐一坐，喝杯茶，我一定将大人的事，对大家说明白了。”黄三太说道：“那么阁下由十六七岁身为绿林，为什么现在落在侯家集呢？”侯爷说道：“我想绿林道哪有好下场？虽然偷富济贫，终归算怎么回事呢？然后

我一查家谱，我的祖籍乃是侯家集的人氏，于是我做了几水大买卖来到侯家集，我认祖归宗。先盖了些房子，置了二三顷良田，遂一狠心洗手不干啦。”贾明在旁道：“原来你是贼呀！”老美道：“姓贾的，你别理我，就算我死啦。”黄三太说道：“侯爷你别跟他生气，他不懂人情世态。”侯爷接着道：“我以后又陆续置了几顷良田，娶了妻室。但是街坊邻居，不论有什么事，婚丧嫁娶，过不去年的，三十两，二十两，求到我跟前，没有驳了的。借去有了就还我，没有就不还我，我也不计较那些事。”贾明在旁插口道：“偷来的么，一千舍出八百去，还剩二百呢。”侯爷一看贾明就有气，因贾明一说话，就堵侯爷的嗓子眼。侯爷一听贾明说话，那火大啦，说道：“姓贾的，你看我姓侯的不够朋友，你不会别交我这个朋友吗？这是何必呢？”三太道：“贾明你这就不对了，侯爷跟咱们是朋友啦，你就不该这样啦。”贾明道：“侯大哥，我老贾不会说话，叫你着急。大哥你还与我一般见识吗？”老侯说得正在高兴时候，叫贾明一杠子，将话头也给打断啦。三太对老美道：“你真可称得起侠义心肠了。”老美本来就是高傲的性情，一听三太称赞可就提起高兴来啦，遂对三太说道：“也不敢称侠义，反正咱们不作伤天害理的事情。别看偷人家，财主家趁一万的，咱们偷上三千五千的，还是救那贫人去。非赃官恶霸，咱们决不下毒手。咱们对于街坊四邻都仗义轻财，那乡亲们还有不敬咱们的吗？所以庄上出了什么修桥补路，种种慈善的事，都是先得知会咱们，拿钱咱拿头一份的，末了不够的时候咱完全担负。庄中大众看咱仗义，又将咱举为会头。咱当这个会头可不自当，侯家集这一带都敞着大门睡觉。我夜间也常睡不着觉，出来遛遛。在我一洗手不干的时候，我夜间总是睡不着觉，翻来复去，总得起来到街坊邻居院中，不怕拿一棵柴禾棍来呢，然后我才能睡觉呢。我也是毛病。”金头虎道：“老美你是贼根吗！”老美用眼瞪了金头虎一眼，说道：“你还是个人吗？”金头虎说道：“我不是个人，我是个贼。”